

张世荣

情系虎山

大地文丛

河北作家协会编

序

看过《情系虎山》，感到意外和欣喜。世荣同志在高中与我是同学，大学毕业后，一直在我的家乡从事文教工作。他酷爱文学艺术，多才多艺。作为一个业余作者，出自对事业的责任感，多年来在各级报刊发表过不少诗歌、曲艺、小戏、论文等多种体裁的作品。但对小说他几乎是绝缘的。而今在他创作艺苑里又绽出一朵新花，令人意外地写出了长篇小说《情系虎山》。这是他创作上新的突破，值得庆幸。

《情系虎山》旨在反映改革大潮中正义与邪恶的尖锐斗争。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，市场经济卓有成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因素。如：拜金主义、享乐思想就是具体的表现。作者以泼辣、敏锐的笔触，惩恶扬善，尖锐地抨击了赌博、盗窃等违法行为；引导青年学生克服享乐思想，明确学习目的，奋发读书。通过扶正压邪的激烈斗争，突出了经济要腾飞，必须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题。为此，《情系虎山》作为文学作品，没有通过政治性的说教去解决矛盾，而是借助艺术的魅力，依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奏效。作品内蕴丰富、情节曲折，可读性强。

翻开《情系虎山》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映入眼帘：文化局长刘毅正直刚强、廉洁奉公，‘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’的百折不挠的精神；青年学生辛立霞坚持正义、勇于克服困难、刻苦学习的顽强毅力；个体户李二秀大胆泼辣、热情开朗、疾恶如仇的性格；赌头、盗窃犯辛华的阴险毒辣、顽固不化、自绝于人

民的丑恶行径；……人物典型性强，形象逼真，个性鲜明，富有感人力。

作者长期工作在基层，熟悉生活，视野开阔，加之文学功底较厚实，因此，作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。在语言运用上也有较高的功力。作者善于从群众语言中吸收、提炼营养，形成了朴实、明快、生动、自然的特色。“一个泼妇，一个快嘴，针尖对麦芒，这一下可有好戏唱了。”“人倒了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”“大话谁都会说，也不怕闪了下巴壳。”“二人吓得掉了魂儿，磕头如捣蒜。”这些都是活在乡亲们口头上的语言，读后我仿佛听到了乡音，倍感亲切。

世荣同志持之以恒的创作态度是令人钦佩的。他在繁忙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，毅然坚持业余创作，不断有新作献给读者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可能是本职工作的负担所限，对本书的雕刻力度仍显不足，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，还有些粗糙。不过，长篇小说《情系虎山》的出版，毕竟是他创作上的新台阶。愿他老骥伏枥，再攀高峰。

尧山壁

1994年9月

情系虎山

1

一九九二年盛夏，久旱无雨，炎热如烤。太行山东麓的云兴县城象一座蒸笼，使人汗如雨洗。中午时分，在县城西街文化局办公室里，年过半百的刘毅局长正在吊扇下的躺椅上浏览报纸。他中等身材，体态匀称，浓黑的鬓发中掺杂着一些银丝，端庄的面部架着一副必备的老花镜，透过镜片可看出他剑眉刚毅，目光犀利的神态。午休时间没人打扰，他把几种报纸一一在花镜下过目。当他看到《临时矿工》这一标题时，目光顿时停滞在这篇异乎寻常的报道上。报道是虎山矿区办公室写的，由于刘毅与虎山庄有一种难以忘怀的特殊情感，因此他专心致志地看完了全文。

——正是酷暑的一天中午，我们矿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她是利用暑假前来要求打工的女学生。经过矿长盘问，才知道她是良山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。家住虎山庄，名叫辛立霞。

小辛刚到矿区便引起大家的好奇和注意。她身背简便的行李，肩挎半旧的书包，浓眉大眼圆脸盘，短发齐肩，衣着朴素，举止潇洒。与其说是学生，倒不如说她是农村姑娘。她一找到矿长便彬彬有礼地说：“请矿长照顾一下，我想利用假期在这里打工，无论什么苦活我都能干！”矿长一听很纳闷，信口问了一句：“你敢下井挖煤吗？”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敢！不会就跟工人师傅学。”当矿长问及她外出打工的原因时，她那活泼自信的面部表情立即蒙上了一层阴云。为了达到打工的目的，她含着眼泪向矿长简述了一个女学生不应承受的苦处：“我生活在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家庭里。说简单，家中仅有三口人，父母膝下只有我；说复杂，我是从小被抱养的女孩，母亲把我与她串在一条生命线上，关怀备至，精心培养。她十八年如一日含辛茹苦，家里地里不分昼夜地拼命操劳，一直把我送进高中的校门，而自己却积劳成疾，得了肺结核。更不幸的是：父亲是个酒鬼、赌棍、神出鬼没的流浪汉。十八年来，他除享受几声“爸爸”的尊称外，对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贡献。母亲是个裁缝能手，同时也会科学养鸡。每年能挣些钱，可是家贼难防啊！父亲趁我上学、母亲下地之机，偷钱、偷鸡、偷蛋，一吃二赌，搅得家里一贫如洗。目前母亲染病在床，堵塞了俺娘俩的生路。为了母亲的药费，我的学杂费，我必须长志气……”听了小辛催人泪下的叙述，大家都很同情、佩服她。矿长也深受感动，破格为她开了绿灯，安排她在矿区当了杂工。小辛能当上临时矿工心里格外高兴。工作中吃苦在前，不怕脏累，晚上加班加点复习功课。她那种战胜困难的毅力和顽强自立的精神，得到了矿工的普遍赞扬。

刘毅看过这篇报道后陷入沉思：虎山庄是他走向社会的起点。一九五九年，正是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，他中师毕业了。做为—

个共青团员，怀着一颗为国分忧，到祖国最艰苦、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雄心壮志，来到太行山下的虎山庄小学任教。在三间不遮风雨的古庙里，他身居不足八平方米的耳房。为了照亮山娃娃们的心，甘当蜡烛燃烧了自己的青春。十五年间，他经受了低指标、瓜菜代的考验；经历了四清运动的周折，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。岁岁月月、风风雨雨、恩恩怨怨；是与非、曲与直、荣与辱、爱与恨；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使他在艰苦而复杂的环境中匆匆步入了中年。直到一九七四年，因工作需要他才告别了这个山庄来到云兴县城。靠他的多才多艺进入了文化部门。一九八四年通过机构改革，他意外地被推到局级领导岗位。党对知识分子的重用，使他焕发了青春。他有称心的工作，舒适的家庭，略有宽裕的生活，可以说心满意足了。今天看到这篇文章，使他思绪万千：山娃娃们的可爱，山里人的朴实，自己爱情上的瓜葛，目前辛立霞求学的艰难……。怀旧是老年人的特点，但过去的事，终究已经过去，眼下如果辛立霞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怎么办？过去刘毅曾以对教育的深厚感情慷慨支持过“希望工程”，辛立霞现在接受的虽是非义务教育，可面临的困难也应该解决啊！他想了很久，考虑了很多，最后暗中做出了一项决定：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五十元，以雷锋的精神和方式支持这个面临辍学的女孩。在刘毅看来，从辛立霞这样的高中生身上，体现了虎山庄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看到了祖国的未来。做为一个曾为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的老教育工作者，对教育事业的深情，对教育工作的厚爱，对培养下一代的执着，使他心潮起伏，慷慨相助，他为自己做一个助学人感到欣慰。

由此，刘毅自然也想到他的儿子刘刚，他也是良山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。由于家庭条件优越，身背干部子女的包袱，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满足现状，学习中动力不足，上进心不强。与

辛立霞相比，差距较大，如果他能有辛立霞那种精神，向辛立霞学习该多好啊！

2

良山中学暑后开学的前两天，辛立霞告别了矿区，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中，刚走进院里就天真地呼唤妈妈。这时护理母亲的姨母李二秀慌忙出来迎接。“霞！快进来，你可把俺姊妹俩想苦了。”姨母欢欣若狂地接过立霞的行李，把她拉进屋里。辛立霞进屋后，首先扑到母亲的床前，轻轻拉住母亲的手，亲切地询问病情。看到母亲病情好转，她更是喜上加喜。母亲看着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不禁热泪盈眶。“可委屈你了！”母亲用沙哑的声音说。“妈——！我不是很好嘛？”为了安慰母亲，她故意撒娇。随后又把目光转向姨母：“姨！最辛苦的是你，看来妈还是疼爱女儿。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一个平时死气沉沉的家庭顿时活跃起来。在母女之爱、姐妹之情的和谐气氛中，辛立霞兴奋地谈起了她在矿区打工的收获。

“妈！矿长和工人师傅可好啦！他们都很同情我。派活儿时也尽量照顾我，工资给得也不少。总共个半月的时间，我挣了四百二十元。伙食费一百元，剩下三百二十元。今天给你买了二斤苹果、二斤糕点、还有一斤准备改善生活的猪肉，花了个零头。这三百元除学费、书费还能余一百元，由你买药或零花。”说完小辛把钱递到妈妈的手中。

妈妈接过来看了又看，面部流露出一种喜悦而又为难的复杂表情。她把三张百元的大票留了一张，压在枕下，另两张交给了女儿：“霞，你拿着吧！又能将就半年了。唉！啥时供你上学出来就好了！”辛立霞接过钱装进书包里，随手拿了一个苹果，削掉皮，

一口一口地喂母亲。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，女儿孝敬地护理着她。

这是一位慈祥、善良的妇女，她叫李秀，年纪已近五十岁。多愁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斑白了头发，瘦长脸和额头上已勾画出苍老的皱纹。唯独那双柳叶眉、杏仁眼还铭记着青春时的貌美。对女人说来，美固然是一种优势，但这种优势又往往会招来不少麻烦。她本来是个有文化的初中生，身材苗条，貌相出众，肤色嫩白。年轻时山里人给了个绰号叫“高菜帮”。其实这个绰号并不形象。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正是她含苞欲放的时候，她象清水里的芙蓉婷婷玉立，令人喜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变成了“运动”的对象。当时她钟爱庄上的小学教师刘文，可造反派誓死不答应。造反派的头头辛华采取“一打、二拉、三结合”的办法，使她吃尽了苦头。一打就是利用运动，对李秀进行打击。辛华通过批判会，批判李秀的父亲顽固坚持中农立场，与地富穿着一裤子。以此株连李秀，说她身为共青团员对其父缺乏造反精神，使李秀在运动中难以抬头。更为恶劣的手法是把刘文当成活靶子，给刘文扣上三顶大帽子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反动学术权威、地富羔子。让刘文戴高帽游街、挨批斗，“坐喷气式飞机”，迫使李秀与这个重点人划清阶级界限；二拉是通过攻心战术使李秀“觉悟”。以造反不分先后的理论动员李秀戴上红卫兵袖章；三结合就是让李秀与造反派，尤其是与他这个头头紧密结合在一起。为此，辛华与他那司令部里的要员策划了一幕丑剧。

在一次红卫兵会上，辛华大讲虎山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：“通过红卫兵司令部的耐心细致的工作，辛立霞没有被阶级敌人刘文拉走，而是被争取过来了，现在她已坚定地站在红卫兵一边。”辛华说到这里，红卫兵棒子队的队长辛二楞站起来喊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！辛华已经把李秀拉过来好上了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

革命的胜利。让我们大家共同为他们贺喜吧！”说完指挥他的两名打手燃起了鞭炮。掌声、呼喊声、口哨声伴随着鞭炮声响成一片。这时，有人趁机跑过去拉李秀上前亮相。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对李秀如雷轰顶，她又羞又气，不等人上前就疯也似地跑走了。这时辛华灵机一动，走向前补充了两句：“女同志嘛，难免护臊，今天就算订婚礼吧！过几天让大家吃喜糖。”人群里立即又乱哄了一阵。辛华尽管脸皮厚，但由于心虚，两脸一直红到脖子上。做为造反派辛华深知舆论的重要，经村里年轻人一喊，李秀这只鸭子不得不上架了；又经过一番周折，李秀终于与他结合在一起。

结婚前几年辛华还有过日子的来头，不过由于他生理上的缺陷始终没有传后。在绝望中辛华利用特殊关系，采取特殊手段，抱养了辛立霞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辛华感到大势已去，黄粱美梦难成，于是恶习更加严重，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十毒俱全。家里的事从来不沾边，往往十天半月不进一次家。

今天辛立霞打工回来自然也未提到辛华。在母女俩亲切交谈的时候，二秀到街上买了一斤韭菜，回来包了顿饺子。可饺子刚刚盛到碗里，醉鬼辛华趑趄趑趄地闯了进来。他看到冒着热气的饺子，伸手就去抓：“有福的——别着——忙，刚喝过——酒，就有——人给包好——饺子。”二秀怕烧着他，迎上前去拽他坐下。他推开二秀喊得更响了：“你少——管闲事儿，闺女回——来了，俺吃顿——团圆饭”。李秀看到他那似鬼非人的样子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把碗推了过去：“霞！拿筷子递给他吃。”辛立霞看到这种情况气得直想哭，为了使病中的母亲保持心态平衡，她假装镇静地把自己的一碗端了过去，然后又从锅里捞出剩下的半碗饺子，陪着母亲吃。辛立霞半碗饺子没吃完，母亲吃了没几个，辛华哪管别人，狼吞虎咽地边吃边说：“你们不吃——不吃——白不吃，活了一天

少两晌，混了一天说一天，这人敢说混到哪儿？想当年我当过红卫兵司令，现在成了穷小子。哼！你们别小看我，说不定哪天会发起来。”

“我倒要看看你的能耐！一个懒汉，啥活都不干！靠什么发！靠喝？靠赌？一个男人老婆子孩子都不顾，还有脸说话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也不怕闪了下巴壳。”二秀实在忍不住了，嘴尖舌快地呛了他几句。

“哼！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不服劲儿，走着瞧！”辛华壮着胆反驳了两句。说着打了几个饱嗝，伸起双臂打了两个哈欠。

二秀感到与这样的无赖纠缠无聊，于是与姐姐打过招呼回家走了。辛立霞锅碗未顾上收拾就去送姨母。二秀是本村的，家住村南头。辛立霞边送边说，知心话直说了半条街。

二秀与立霞走后，李秀心里很窝火。为了不让女儿生气，避免争吵，她只有把火气闷在肚里。她不想看辛华一眼，在床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身，弄了个脸朝里。就在这时，辛华的目光窥视到立霞的书包上。因为他听说女儿去打工，心想她绝不会空着手回来。转念间顺手轻轻把书包打开，两张百元大票唾手可得。辛华正愁下赌场没资本，这一下使他喜出望外。为避免当场出丑，他三步并做两步，急急忙忙地溜出去了。

就在辛华刚出门口的时候，与辛立霞走了个碰面。立霞暗中生气，不由斜睨了他一眼；辛华作贼心虚，侧了一下身子灰溜溜地闪过去了。

3

辛立霞回到屋里，看见母亲脸朝里躺着，也就不便打扰了。自己急忙收拾锅碗刷洗了一番。收拾完毕，她便忙着准备上学的用

品。当她打开书包时，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把母亲吓了一跳。

“妈妈！我的钱丢了。”立霞用哭腔喊着。

“准是那个没良心的给偷走了。天啊！我的命怎么就这样苦啊！”李秀半侧起身，拍着枕头哭起来。

立霞看到母亲痛苦欲绝的样子，自己强压怒火急忙上前说劝：“妈！你先别着急，当心自己的身体。我这就去找他要回来。”她说着就急忙跑出去了。到哪里去找？找到了父亲他不给钱怎么办？立霞边走边想。心想：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姨母帮忙。

二秀听说辛华把钱偷走了，气得连喊带骂：“当老的不怕亏心！孩子卖命挣来的钱他也偷。这个日他娘的，找到他不给，我就剁了他的爪子。”她的喊声招来了不少人，这个说“缺德”；那个说“该死”，火上加油，使二秀更是暴跳如雷。

若说二秀长相与姐姐李秀虽然差不多，可性格完全相反。李秀性格懦弱，听天由命，逆来顺受；二秀性格倔犟，点火就着。谁要给她点气受，她能堵住门子骂三天。对辛华的为人，二秀早就恨之入骨，多次劝姐姐与他离婚，而李秀总是优柔寡断，怕闺女为难，怕乡亲们念叨。说什么一碗水泼出去，咋也收不回来了。二秀就不信邪，姐姐受气，她出气，弄得辛华见面怕三分。今天二秀抓住了辛华的把柄，更不能饶他。她带着立霞风风火火地串了几家，没能见到辛华的踪影。唯恐辛华把钱赌输了，她心急如火，两脚生风，径直向辛二楞家奔来。

二楞家的街门倒锁着。在一间不大的套间里，二楞子和他的妻子蔡花子与辛华、老歪四人正在打四圈。今天辛华的手气不好，玩了几牌，就输了五十元。老歪处于平局，赢钱的自然是蔡花子夫妇。若说蔡花子那可是赌场上的老手，她家是人人皆知的赌博专业户，两口子“上班”，外加收底钱，一月进两千元那是常有

的事。由于他们钱迷心窍，他荒了不管，孩子的学习也不顾，用蔡花子的话说就是“现得利”。因此有人把“现得利”变成了她的绰号，人们几乎忘掉了她的真实姓名，就连她自己也不讳了。

“现得利”是虞山远近闻名的泼妇，她细腰肢，瘦高个儿，双眉平直，两眼溜圆，颧骨微突，嘴唇扁薄，走起路来扭扭捏捏，活象舞台上的时装模特儿。今天她象往常一样打扮得妖里妖气，手指夹着烟卷，头发蓬松着。上台来赢了两把，兴致勃勃，得意忘形，老是吹乎二楞子出牌慢。就在她玩得正上瘾的时候，铁门咣唧敲响了，而且越敲声音越大。二楞子赶紧收拾麻将说：“大势不妙！快！快！”；“看他妈的熊样，草鸡毛！”蔡花子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骂了二楞子两句，起身就去开门。门闩刚刚拨开，二秀双手一推就闯了进来。蔡花子一见二秀，眉毛拧成了两个疙瘩，驴脸拉了老长。

“怎么！大白天砸明火啊！”蔡花子张口就没有好腔。

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来敲门。怎么！白天敲门你就害怕啦？”二秀开腔也不示弱。

一个泼妇，一个快嘴，针尖对麦芒，这一下可有好戏唱了。二秀说着气势汹汹地就往屋里闯。蔡花子紧跟着在后面喊：“干什么？你到屋里抢东西？”

“找人！”辛立霞窝火地插话说。

“找人？没有这样的找法。”蔡花子扭回头瞪了立霞一眼。

“怎么？你敢说你屋里没有藏着人？”二秀见她朝立霞撒野，急忙反问了一句。

“人是活的，他有来去的自由，干嘛用我藏他？”

二秀一听心里更明白了。这时辛华如惊弓之鸟，再也稳不住了。他佯装若无其事地走出来。

“吵什么！有什么可藏的！”

“敢出来就好！”二秀说着一个箭步上前揪住了辛华的耳朵：“姓辛的！把立霞的钱掏出来！”辛华疼得猫着腰直叫喊：“哎哟！哎哟！我掏！我掏！”这时，立霞再也忍不住了，她扑过去就翻辛华的衣兜，掏出钱来一看，两张变成了六张：一张一百元的，五张拾元的。“姨！你看，少了五十元。”立霞点过钱后扫兴地说。二秀听后放开辛华的耳朵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：“你说！那五十元掖揣到哪儿去了？”辛华向三个赌伴窥扫了一眼：“那还用问？输了。”他败兴地低下头。这时，二楞子、老歪想上前劝解两句，蔡花子两手把他们推开了。

“玩钱有输也有赢，这是公平交易，咱别为这事撕破面子。”蔡花子抢先解释想找个台阶下。

“哼！笑话！玩钱的人还讲面子？要面子的人谁下赌场？辛华是他祖坟里出的孽种，他知道面子值多少钱？”二秀冷笑着挖苦了一番。

蔡花子招架不住，又不愿甘拜下风，于是强打精神说：“咱别大风刮葵藿——连讽带刺。要说难听的谁没嘴？今天是在我家里，不能与你一般见识。按说小姨子管姐夫是存心不良，你就别厚着脸皮在这里逞强了。”

二秀一听蔡花子狗急跳墙，污辱自己的人格，话头如急风暴雨来得更猛了：“存心不良、厚脸皮的正是你，你开赌场、拉赌汉、坑害人、吃底钱，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搅得多少家不能混？你那良心早让狗吃了。几次抓赌你恶习不改，老鼠挨一百棒子没出息，还说别人脸皮厚，丢死万人啦！”

二秀一番淋漓尽致地揭露使蔡花子无地自容。她一蹦三尺高，拍着大腿高喊：“用你教训我？我拉过你的汉子吗？除非你要那个穷酸。俺富了你眼馋，气死你！我就是赌，就是玩，你管不着！”立霞见二人争吵得不可开交，唯恐她们打起来，便上前拉姨母走

开。二秀着实也不愿再和蔡花子纠缠，于是留给她两句话：“我管不着你，有人管。你就等着吧！”说着便走向街门，抬头一看铁门又反锁上了。原来这是二楞子的鬼把戏。他怕吵架来人看热闹影响不好，来了这一手。门开后，二秀与立霞走出来，听热闹的人也陆续散开了。

4

一场风波过后，辛二楞的院子里平静下来了。屋里还是他们四个人。不过没有赌博，而是赌气。蔡花子受了委屈没处发泄，也只有内讧了。她首先指责辛二楞软鼻子，立不起门户。

“二秀找上门来骂骂咧咧、污辱自己的老婆，你也楞不起来，算什么男子汉。”

“男不跟女斗，你们女人争吵，我插什么杠！再说为玩钱吵闹，事态扩大了影响坏。”二楞子听了不服，反驳说。

“你有理，怨我多嘴行不行？告诉你，今后家里出了什么事都由你管，我才不当那挡风墙哩！”蔡花子不容二楞子解释，继续数落着。

老歪在一旁劝了几句，蔡花子不听，趁出来解手的机会溜走了。辛华刚刚丢了丑，心里正憋气，蔡花子又没完没了地唠叨着，不由得怒火攻上心来：“都怨我，别吵了行不行！有气儿就冲着我来吧！”他大声一喊倒把蔡花子压住了。三人缄默了一会儿，蔡花子真的把矛头指向辛华了。

“刚才在院子里你怎么不喊？到屋里逞什么英雄！你净拣着软柿子拿。小姨子拧你的耳朵时咋不敢吭声？这就怪啦！不怕老婆怕姨子，难道你在人家手里有什么短处？”

“别瞎说好不好！啥事你心里不清楚？人倒了霉，喝口凉水都

塞牙。怎么？现在看着我姓辛的不顺眼了？我就那么丑？”辛华的牢骚和质问终于把蔡花子镇住了。他的一番话同时引起了三人对往事的回忆。

辛华、二楞子、蔡花子在初中时是同学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战友。辛华是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，二楞子是棒子队的队长，蔡花子是急先锋，全村有名的女干将。在他们三人之间有一种三角式的暧昧关系。蔡花子一箭双雕，同时爱着辛华和二楞子。为此，辛华曾带着醋意教训蔡花子“注意作风问题”。而偏偏这一问题就发生了。在一天晚上二楞子站岗的时候，暗中邀蔡花子去私会。在蔡花子的情怀里，二楞子是一个理想的人选，他浓眉大眼、五官端正，虎背熊腰，浑身有用不完的劲。于是就欣然前往。相互间的爱慕加上年轻人的激情，使他们忘乎所以，男女之间的秘密事就发生了。当他二人性欲正在高潮的时候，辛华用一只强光手电把他们照住了，并声称要把他们的丑剧端出来，在红卫兵面前示众。二人吓得掉了魂儿，磕头如捣蒜。“司令、哥哥”，“哥哥、司令”喊了无数遍，最后在辛华的圈套中得到了宽恕。原来辛华在暗中留心着他俩的行动，利用查岗之机使他们的丑事败露，借此对他们提出要挟条件，使他们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。其实在辛华的心目中，蔡花子已经退到次要的地位，他在暗中已经把蔡花子玩腻了，当时正在设法把李秀弄到手。于是他紧紧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施展他的卑鄙伎俩。“起来！你们听我说，按说你们今天的丑恶行径是不能原谅的，看在老关系的份上，暂且让你们一步。我姓辛的是讲义气的，如果你们不听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从今以后，我成全你们。”辛华说到这里，二楞子和蔡花子松了两口气。他们急忙跪下来感谢司令的恩惠。“你们都知道，我作为领导是宽宏大量的，二楞子难道你不知道？蔡花子已经是我的的人了，你为什么

还给我扣绿帽子？夺人之爱，是啥行为？够哥们儿义气吗？”一连串的质问使二楞子深感惭愧，伸出双手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：“我该死！我该死！”“算了！能认识就好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蔡花子嫁给你，但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。你不能没良心把我推出去，我需要她的时候，还得腾个方便。”辛华提出这种条件使二楞子心里酸溜溜的，不是正经滋味。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忍受，他也只有老老实实地把头点了又点。“蔡花子你听着，咱把话说到明处，这是周瑜打黄盖，打的愿打，挨的愿挨。只要你们俩今后听话，我保证重用你们。”蔡花子听到辛华这番话却另有一种滋味。她暗中自喜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她想：今后一方面可继续利用辛华，另一方面二楞子也能满足她的欲望。根据自己的体会，她对两个人进行了比较，辛华虽然会玩弄女人，但毕竟不如二楞子实惠。因此她满口答应、毫不犹豫。就这样她与二楞子很快结了婚。

红卫兵运动过后，辛华显得逊色了，二楞子真想把他推出去。蔡花子怕惹出麻烦，暗中安慰他说：“在床上你是英雄，他差远了，反正我对他不感兴趣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算了。”待到打“四圈”盛行以后，辛华又占了上风，他输少赢多，对蔡花子来说，又成了依靠对象。有一阵子，蔡花子先后输给了辛华两千多元。辛华又提出了一个条件：要把蔡花子的双胞胎中的女孩抱走，一来算是还账，二来算是联系感情的一条纽带。起初，二楞子不答应，经过蔡花子的劝说，好事终归于成。今天的吵架虽使蔡花子沮丧，但能多看自己的闺女两眼，也算一种安慰。经过今天的争吵，三人各有所思，其内容不约而同，不言而喻，因此内讧很快就平息了。

辛立霞找辛华要钱走后，李秀流干了眼泪，坐在床头偎依在床栏上。她那斑白的长发散披着，目光凝滞，表情呆板，精神萎靡，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痴痴想着。从辛华在文化革命中霸占她至今已有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来，她历尽艰辛，受尽折磨，委屈求全；逆来顺受，几乎没有度过一天舒心的日子。

有关李秀的婚姻周折，一直在虎山庄传了多年。因为这件事是虎山庄文革中爆炸性的新闻。李秀本是虎山庄人才出众的知识青年，她初中毕业后回乡代课，与中师毕业的国办教师刘文同在虎山庄小学任教。共同的工作为他们带来了接触和相互了解的机会。刘文的老诚持重，多才多艺使李秀倾心；李秀的文雅挚情、好学不倦使刘文爱慕。刘文教李秀书法、绘画、弹琴；李秀为刘文绣花描鱼、裁缝衣服。他们共同备课，钻研教材，关心学生，从严治教，用辛勤的工作给虎山庄小学带来勃勃生机，人们夸赞平原来了好教师，山沟里出了个‘金凤凰’。共同的理想、共同的事业、共同的意愿使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在一次练习书法中，刘文捉着李秀的手写了一个“爱”字，就这样他们便私订终身了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刘文和李秀怀着保卫党中央、保卫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积极参加运动，可是时隔不久，他们变成了运动的对象。辛华带领红卫兵把矛头对准刘文，使他受尽了人格污辱和皮肉之苦。在一次李秀偷偷给刘文送饭时，刘文坦率地向李秀说：“辛华整我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是打你的算盘。你我都不应留恋过去，就此一刀两断，不然更大的悲剧在后面。”几句话说得李秀痛不欲生，声泪俱下地嚎啕起来。刘文为了迫使她断绝关系，故作愤怒地把饭碗扔过去摔碎了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就象